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十一

特別  
A6  
1199  
2



門 6  
編  
卷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二目錄

河渠志上

運道興廢略

泉源諸派考

諸湖蓄洩要害

河渠志下

壩閘建置事宜

曹單黃河防考

黃運相關始末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二

古吳葉方恒學亭甫纂

河渠志上

運道興廢畧

京師之在燕自元始故漕運之自南而北亦自元始  
元初糧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  
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京至元二十年李粵魯  
赤自任城開穿河渠分汶之西北流至須城入清濟  
故瀆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  
沽後因海口沙壅從東阿舍舟陸運抵臨清下漳御

至京陸運道經在平地勢卑下夏秋霖潦艱阻萬狀  
公私病之至元二十六年用壽張尹韓仲暉言自安  
山西開河由壽張西北過東昌至臨清達御河長二  
百五十餘里決汶流以趨之舟楫連檣而下建堰閘  
以節蓄洩完隄防以備盪激賜名會通然當時河道  
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每歲不過數十萬石故終  
元之世海運未罷明初黃河變易濟寧之南陽西暨  
周村涯淤窒壅乃於濟寧西二十里開耐牢坡口引  
曹鄆黃河水由牛頭河九十八里至魚臺之塌場口  
出穀亭以爲運道上有怵生開通南旺中有永通閘

通濟寧下經塌場口通穀亭謂之舊黃河永樂初  
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運至陽武發山東河南丁  
夫由陸運至衛輝下御河達京師九年以濟寧州同  
潘叔正言命尚書宋禮役丁夫一十六萬濬會通河  
用老人白英計築戴村壩遏汶全流南出汶上之西  
入於南旺南北分流又開新河自汶上袁家口左徙  
二十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又命侍郎金純自泮  
城金龍口下達魚臺塌場口築隄導河經二洪南入  
淮漕事定爲罷海運成化間於永通閘南二里建閘  
曰明鏡一名永通下閘又於南陽閘東一里地名釣

鈎嘴建閘曰廣運弘治間復於魚臺之吉家淺建閘曰廣運上閘水大則開永通閘水小則由濟寧天井閘總從南陽達穀亭自穀亭南經八里灣閘孟陽泊閘在昭陽湖西岸過沛城達飛雲橋後又從沙河橫截昭陽湖西南經沛縣東抵赤龍潭轉入秦溝出茶城以通大浮橋總謂之舊運道正德間河決曹單直衝沛邑趨飛雲橋入運少司空崔巖役丁夫四萬二千有奇弗能塞俟其自定而後築堤捍之嘉靖初沛縣曹單城武塌場口黃河屢決自濟寧至徐沛運道悉淤中丞劉天和築曹單長隄運道始通繼決野雞

岡二洪俱涸少司馬王以旂濬李景口引水由蕭縣出小浮橋濟洪後曹縣復決衝穀亭迨房村之決漕舟阻閣於邳以下者至二千餘中丞魯鈞疏濬下流役夫數萬未幾而新集至小浮橋悉淤全河之水俱徙於北從沙河至徐呂二洪無復漕渠之跡於是開南陽新河之議起矣方當河決沛縣之時南司空胡世寧上言運道之塞河流致之也使運道不假於河則亦易防其塞矣莫若於昭陽湖東岸滕沛魚臺鄒縣界擇土堅無石之地另開一河南接留城北接沙河河口就取其土厚築西岸爲湖之東堤以防河流之

漫入山水之漫出而隔出昭陽湖在外以爲河流漫散之區下其議總河盛應期以爲可行役丁夫九萬八千開渠自南陽經三河口過夏村抵留城百四十二里閱四月怨讟上聞褫職停工自是四十年無敢言改河者至嘉靖四十五年運道大壞工部尚書朱衡謂黃水未消工難措手惟此地形高土堅黃水不侵河路徑捷輓輸更便疏請開挑以備運道兼採中丞潘季馴議請濬留城口至白洋淺舊河屬之新河言官有狃於沽頭舊運而乘雨久水溢以阻其成者會給事何起鳴以勘議上言舊河難復新河宜開得

可晴南陽口至仲家口已通舟行惟夏村迤北十七里未與水接乃加力開濬創利建珠梅夏鎮西柳莊四閘砌馬家橋埽口石堤遏河之出飛雲橋者入秦溝復留城至赤龍潭舊河五十餘里以接泉水六月工甫績適暴雨黃溢嚙新堤幾盡百中橋至白洋淺一帶亦淤言官復劾衡悞河工而衡報糧艘已過薛河抵南陽出口北上得不問迨九月馬家橋石堤成水南趨秦溝飛雲橋之流始斷而言者終以復舊爲便衡言黃水自西來而舊河在昭陽湖西橫截舊河以達湖水去沙停河所以數年必一淤若新河則在

湖之東相距漸遠黃水淤塞舊河而不及新河有之  
矣未有至新河而不淤舊河者也隆慶元年山水驟  
漲衝塌薛河石壩壞糧艘數多議復譁然給練吳時  
來言舊河已不必議惟新河所受上源山水亟宜疏  
濬詔仍下衡區畫於是經理沙薛上流既開東邵支  
河以殺其勢卽於東邵築土壩薛河口築石壩以障  
其流又挑王家口支河以洩薛河之水卽於王家口  
豸裏溝各築土壩以攔薛水之溢挑皇甫以洩沙河  
之水卽於皇甫翟家口宋家口各築土壩以捍沙河  
之趨而昭陽湖之積水復大挑回回墓河以瀉之自

此運道俱由新河改夏村爲夏鎮然有夏鎮河有留  
城河有李家口河有鎮口河總名之曰新河夏鎮河  
爲尚書朱衡所開乃循中丞盛應期未竟之緒其河  
起南陽七十八里至王家口由宋家集折而東又南  
經夏村五十七里至留城是也留城河又尚書朱衡  
採中丞潘季馴議疏濬舊河屬之新河者其河北至  
滿家橋四十里南經境山由茶城口四十五里出濁  
河是也自李家口開此河卽廢李家口河則中丞潘  
季馴所開以避留城一帶之湖水者其河自呂公堂  
迤西轉東南經龍堂至內華閘以接鎮河口共一里

鎮河口則中丞凌雲翼所徙一十八里內建三閘隨舟出入爲啓閉者閘成不勝黃水之灌注閉日常多諸湖泛濫新舊兩渠仍通爲一一二十年間屢變屢遷總以地逼於黃故河患不息於是開泃河之議起矣泃以嶧東西兩泃水得名西泃自抱犢山東南流與東泃合又南合武河入泗謂之泃口淮泗通焉嶧之南有中心溝復受衆水下流東會永水入泃隆慶間徐邳淤御史翁大立疏請開河自馬家橋經利國監入泃口出邳州以避秦溝徐呂之險科臣駱遵言河出馬家橋葛虛嶺高出河底五丈餘侯家灣梁城

多伏石周柳諸湖達直河口須築堤水中功費無算議遂寢萬曆癸巳雨潦大作河決汶上灌徐沛潰漕隄幾二百里總河舒應龍求通洩之途於微湖東得韓家庄其地在性義嶺南不經葛虛嶺而可引湖水由彭湖注之泃乃疏請開支渠四十餘里閱五月功成猶未能通漕也自黃堦口決鎮口淤數年間專用功於分黃道淮及接引黃流出小浮橋濟運而開挑未久淤塞隨之巳亥御史劉東星與夏鎮分司梅守相議舉韓庄未竟河工淺者深之狹者廣之併鑿侯家灣梁城通泃口使可行舟以水溢暫撤辛丑上疏



請竟前功得報可遂不問淺狹難易一切修濬建鉅梁橋石閘一德勝萬年萬家莊各草閘一是年漕艘由泲行者十之三矣癸卯霖雨水漲河決黃莊入昭陽湖穿李家口逆行從鎮口出御史李化龍定計開泲乃議棄王市以下三十里之泲河徑從王市直達紀家集南取當河深處以避鑿郗山及周柳諸湖百里之險通計挑河建閘壩工費二十萬八千一百有奇乃上疏言今之稱治河難者謂河由宿遷入運則徐邳涸而無以載舟是以無水難也河由豐沛入運則漕隄壞而無以維緯是以有水難也泲河開而運

不惜河有水無水第任之耳疏淪決排皆無庸矣又以二百六十里之泲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二洪自險鎮口自淤不相關也糧艘過洪每爲河漲所阻運入泲而安流無患且運借河則河爲政河得以困我運不借河則我爲政我得以熟察機宜而治之廷議韙之遂改挑直河之支渠修砌王市之石壩平治大泛口之湍溜撈浚彭家口之淺沙建閘設壩次第畢舉而運道實賴之矣自李家巷口東至黃林莊一百六十里爲東省境又南接邳界河道百里共開泲二百六十里徑從駱馬湖由董陳二口入黃河經宿

遷一百八十里抵淮安清江浦閘我

朝因之四十年來歲輓無悞皆此一綫漕河力也竊嘗於尙書朱公衡之成新河中丞李公化龍之成泇河而知昔人避黃以護漕用意至深遠也蓋自永樂中重濬會通以接江淮之運漕與黃實相爲終始而黃性遷徙不常難必其安瀾無患每遇溢決必至碍漕故欲治漕必先治黃害莫甚於嘉靖之間是以不得已有新河之役新河開而穀亭之淤避矣但留城以至鎮口猶地逼於黃一經雨潦遂壞漕隄隆萬之間歲歲爲梗是以不得已有泇河之役泇河開而鎮

口之淤徐呂二洪之險又避矣是漕河之至今得以通行者二公之功也然新河之議自嘉靖初司空胡公世寧建言中丞盛公應期開浚功垂成而以之獲罪乃至四十年無敢言改河者迨嘉靖末年運道大壞朱公始得收盛公之績而言者猶以悞工見之彈章泇河之議自隆慶初中丞翁公大立建言萬曆初中丞傅公希摯上疏俱以費煩寢議萬曆二十年中丞舒公應龍始開韓庄支渠四十里二十六年中丞劉公東星舉韓庄未竟之緒三十一年中丞李公化龍挑渠修壩浚淺設閘運道始成而邳徐人情不便

猶怨咨流傳謂黃不可廢可見昔人成事之難也假使朱公非有盛公濟艱難於昔李公非有舒劉二公弘締造於先則異同之見鮮不一試而輒阻安能奏厥効哉題歎朱李二公成事之難尤深惜盛公舒公劉公創事之不易也嗚呼彼六七公者殫智盡力任勞任怨竭蹙於數十年之中者無非爲避黃計也然則後之君子觀昔賢之遺迹思所以保護運道隔截黃流又當何如哉

河渠志上

泉源諸派考

山以東之泉或穴於地中或原於山下爲川爲澤無之非是也自會通河成而涓滴皆爲漕利矣約而計之其派有五

其一三汶爭趨出新泰萊蕪泰安肥城東平平陰汶上蒙陰之西寧陽之北並經南旺入分水口者爲分水派

其一泗沂西下夾流而南出泗水曲阜滋陽寧陽會汶與洸以入元人所爲會源閘者爲天井派

其一出鄒縣濟寧魚臺嶧縣之西曲阜之北通乎堊里黃良而下各入漕渠而不越乎魯橋閘左右者爲魯橋派

其一濟寧魚臺滕嶧諸泉及昭陽湖分會沙河八泉入上沽頭者舊爲沙河派自嘉靖四十五年挑新河改從南陽至留城一百四十里通運卽將前滕魚嶧之泉注之當爲新河派

其一沂水蒙陰及鄒縣許池等泉會沂汶二河而下經古邳與黃河入淮者舊爲邳州派自嘉靖四十五年開新河其沂水蒙陰入沂諸泉已廢至萬曆

三十五年開泇河卽并廢夏鎮以南新河而滕嶧二縣諸泉之向入新河以至留城者盡移昭陽湖東改入泇河并南岸徐沛之泉出夏鎮以南新建張莊等八閘現在濟運者宜爲泇河派

按張純廢泉論曰泉之資於漕大矣而亦有不必用者如蒙沂之泉所以濟邳河然自塞孫家口黃河悉由徐呂至邳則邳無資於泉也是以弘治中巡撫徐公源議棄此泉并夫省之蒙沂之民至今利焉滕嶧魚之泉所以出沙河而井及二洪然自鑿新河諸泉雖由呂孟等湖入運而湖波浩蕩自有

餘濟則滕嶧魚之泉有可也無可也停夫以寬民非與然河之遷徙靡常姑自我朝論之嘉靖十三年水行趙皮寨穀亭流斷二洪告涸向非天助其順自衝夏邑以出小浮橋則人力如之何哉十九年決鷄鳴岡由渦經亳以入淮二洪又涸向非王公以旂力開李景高口則二洪幾不濟矣然猶幸其可以智力成則人亦天也今所恃者天耳萬有不測甚而人力無所施則二洪涸安得不賴滕嶧魚之泉乎邳河澁又安得不賴蒙沂之泉乎是不可不預待也又胡瓚議廣泉源略曰夫所貴乎泉

者謂其濟運也若冬春枯澁夏秋暴長無爲貴泉矣近據所閱新泰諸泉皆此類也訪得蒙陰廢泉如官橋卞莊二泉下流俱入汶河夫非漕渠涓滴之助愚以爲勞力於無源之水莫若施功於有用之泉况其故道可尋因舊爲易或者以爲復泉仍須復夫查該縣原額泉夫百五十名自弘治十四年暫議停役今經百年所省當二萬計何莫非王土而因此兩郡民乎合無將前項廢泉亟爲修濬量復人夫仍以附近新泰泉官督之便又張克文新泉序曰國家輓東南數百萬粟遡流達於京都

南旺其襟喉而泉源其血脉也舊泉凡二百二十有六分濟南北前人之計周矣文奉命兼理之明年壬申遍歷諸泉其曲徑危梁不能輿者躡履從之務窮其源凡舊泉所出悉按圖治之矣顧圖所不載者歷州縣有之召父老問故曰泉豈有窮夫則有限如開一泉必增數夫故使者不及睹有司不以告余因進諸長吏而矢之必不以泉益夫以水困民也惟取盈於舊額蠲其遠役而調停焉如是而民心悅遂報新泉三十六處併而入河計所助之利視昔亦加多或曰新泉中有甚微細者顧

亦取而濬之而記之何抑不見閘乎水涸舟膠既障之板又從而固之加蓆草焉懼其涓滴不爲用也夫已涓滴而塞其流不涓滴而導其源可乎矧今不紀後將何稽并敘其說如此歷觀前人之論泉之所係重矣而酌其緩急則分水天井魯橋之派尤屬漕河命脉每歲春夏宜嚴督官夫疏濬庶克有濟至於山泉沙磧頗多汶河每爲淤墊須於大挑之期一併挑濬使泉流無阻名曰理白河其各處泉源必於三四月查挑貴及時而用之也乃自泉夫裁而挑濬無人泉爲之壅矣且蔭泉宜多

植柳斯溝渠得以遮蔽盛夏烈日水不消耗尤需  
人培護之夫閘河千里所藉以利漕者惟此十七  
州縣之泉源屈曲灌注而後爲我用苟以裁夫而  
至壅塞則病漕之害豈區區役食所能較其輕重  
耶是泉夫之宜復有不待再計而決者

河渠志上

諸湖蓄洩要害

魚臺沛滕嶧縣接境諸湖共十有四曰昭陽湖曰棗  
庄湖曰李家湖曰郝山湖曰微山湖曰呂孟湖曰張  
莊湖曰韓庄湖曰獨山湖曰馬腸坡湖曰常阜湖曰  
平山湖曰白山湖曰白浴湖總以昭陽爲統領  
昭陽湖有大小二在新河下流自泇河通資微呂諸  
湖以濟韓庄東之運道則又據上游所受獨山諸  
流從棗庄湖出李家口其東卽棗庄湖又東爲李  
家湖其在郝山之南者爲郝山湖又南爲微山湖

又東南爲呂孟湖又東爲張莊湖又東爲韓莊湖  
名雖不同實無限隔自東北南陽壩至西南徐境  
利國監彌漫幾二百里俱隔在運河西岸運道從  
韓莊閘至夏鎮計程七十里皆逼臨諸湖僅隔土  
堤一道寬窄不齊最稱危險其韓莊之北建有郗  
山減水閘韓莊湖口閘及護閘石堤一道以障諸  
湖之水並資蓄洩濟運固歲應修治而微湖之西  
南切近黃河每慮有漫瀉之患苟不堅禦濁流一  
入不特滕嶧爲巨浸而運道必至梗阻故保運者  
所宜加意也若獨山馬腸坡二河皆自南陽橫截

新河以入昭陽湖在新河上游最爲漕利其餘小  
者運河北則常阜湖在德勝岸東白山湖在張莊  
岸西南浴湖在臺庄岸東運河南則平山湖在德  
勝岸西則徒梗緯道與漕無益耳

獨山湖卽南陽湖也南陽之東有獨山山下有坡厥  
地平行卑窪舊爲滕魚諸泉所滙自新河開坡始  
蓄爲湖以資灌注每遇伏水發則奔濤傷堤水溢  
河漲非有以節宣之必潰隆慶二年建石堤三十  
餘里各留口引水入運河濶不過十餘丈有減水  
閘十四座大者二各三洞小者十有二壩一淺二



十一自北而南從一起數至二十一止是爲水櫃  
濟寧州西湖一曰馬場又名任湖在漕渠北岸周圍  
四十里上受蜀山之水北岸爲減水閘三卽五里  
營十里舖安居鎮是也東爲堤一道長一千六百  
餘丈湖之西口爲馮家壩長十餘丈以備洩宣有  
橋曰陂石跨於湖口此運河蓄洩之一區也

汶上縣西南湖一曰南旺周漕渠兩涯共一百八十  
里中爲二長堤漕渠貫其中畫而爲三漕渠西者  
爲西湖卽名南旺在汶河堤南漕渠東者爲東湖  
在汶河堤南名蜀山在汶河堤北名馬踏南旺縈

迴九十二里成化間始爲石堤湖多菱芡蒲荷菱  
荻魚鱉居人採擷爲利嘉靖間周築四圍堤岸一  
萬五千六百餘丈萬曆間除幫湖運堤三千六百  
丈外幫築湖堤南西北三面共一萬二千餘丈復  
添築東面子堤一千一百八十八丈又于五里舖  
建石壩一座長五丈以便蓄洩濟運原湖二千七  
百頃向除子堤畫界處高亢地及宋尙書白老人  
香火地二百八十頃外其二千四百餘頃爲水櫃  
隨堤內開有大渠以湖身北高南下復穿小渠二  
十餘道縱橫聯絡使湖水通流備濟云王道南旺

湖堤記畧曰禹貢大野既渚東原底平周禮兗州澤曰大野地志謂大野在鉅野縣北而何承天云鉅野廣大南導洙泗北連清濟則其地與其所鍾可知或又云鄆州中都西南有大野陂鄆州今東平州卽古東原而中都則汶上縣去古旣遠陵谷變迂求古大野未知孰是顧今南旺湖實在汶上西南會通漕河縱貫其中湖界爲二東湖廣衍倍于西湖北接馬踏武莊陂以及安山南接馬場湖以及昭陽諸湖綿亘數百里而徐兗東鉅諸郡邑又悉環列于左與古經志合是南旺湖卽古大野

無疑禹治水時大野旣鍾洙泗濟水而成而泗通於汶淮通於沂泗之上源又自大野而通于濟揚兗徐之貢悉由此達是大野在古已爲貢道之要會矣文皇帝定鼎燕都控制上游與堯舜禹所都同在冀州方域之內故貢道亦與禹迹大畧相同永樂中疏鑿會通以濟漕運顧瞻南旺適當其衝乃導汶自戴村西南流合洸與濟伏所發徂徠諸泉瀦於南旺上下交灌而又建閘設壩蓄洩以時遂使三千年已廢之大野復爲聖世利涉之用向非南旺則會通河雖開亦枯瀆耳烏能轉萬里舳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 十一  
艦以供億萬年之國計哉是南旺又今日貢道之  
要會也物盛致蠱積習生常邇年以來河沙壅而  
吏職曠于是有堙塞之患水土平而利孔開於是  
有冒耕之患私藝成而官防礙於是有盜決之患  
三患生而湖漸廢湖廢而運道遂失其常此所以  
不能不軫聖明宵旰之憂也近者廷議請遣大臣  
徃任其事而兵部右侍郎王公以旂受命以行祇  
承德意視事之始會同漕運管河都御史周公全  
郭公持平暨內外諸司相與稽考因盡得湖泉放  
失之由於是按圖牒以正疆界照典憲以懾豪強

飭官聯以慎法守而又躬履地形指授方略先濬  
諸泉以開湖源繼疏四湖以爲水櫃又以南旺地  
當要會用力尤多西湖環築堤岸以丈計元萬五  
千六百有奇隨堤旣開大渠與堤俱長而湖內縱  
橫復穿小渠二十餘道使相聯絡引水入漕經始  
於辛丑八月十有二日至十月望告成焉其承委  
官屬張文鳳劉鳳池等若而人君旣肅將王命率  
由舊章而諸君亦咸惟懷永圖恪守成算所以羣  
策畢效衆力協濟甫三閱月而百年濬政犁然悉  
還其舊愚惟建事而有所因則功易成法立而後

能守則德可久今之功敘誠不可無傳矣又王廷  
奏止南旺一帶水櫃餘田給民佃種疏略曰宋禮  
陳瑄經營漕河旣已成績乃建議請設水櫃以濟  
漕渠在汶上曰南旺在東平曰安山在濟寧曰馬  
場在沛縣曰昭陽名爲四水櫃卽湖也非湖之外  
別有水櫃也漕河水漲則減水入湖水涸則放水  
入河各建閘壩以時啓閉凡故決盜決者有禁豈  
不知各湖可蠲以與民取征賦之入哉蓋以利有  
大於此慮有遠於此者不可以小害大近妨遠也  
臣近巡歷泰安寧陽等處竊見漕河所資止泰山

諸泉自新泰萊蕪等縣經流汶上故曰汶河雖以  
河名而實諸泉之委匯也然諸泉之水濬則流不  
濬則伏雨則盛不雨則微故汶河至南旺分流南  
北則水勢益少非有閘座以時蓄洩則其涸可立  
待也每年春夏之交天旱水涸阿城七級之閘如  
置水堂坳之上舟膠而不可行宋禮諸臣議設水  
櫃者誠有見於此耳今四湖俱在昭陽因先年黃  
河水淤平漫如掌已議召佃而安山南旺馬場等  
湖夏秋水發則水俱瀾滿足以濟運若再召令種  
辦子粒則所名水櫃者將來爲一望禾黍之場矣

漕河何所賴焉樊繼祖南旺湖圖說略曰歲在辛丑運道告艱侍郎王公往任其事疏在濬泉建閘復湖導河今謂濬泉尚矣復湖次之建閘又次之第泉脉微渙諸湖爲居民所有根據盤錯吾懼其成工之難也及歷覽諸湖皆瀰漫浩蕩盈視無涯卒有緩急足恃無恐而好事者尤不免以閑曠疑余曰卽令諸湖置諸閑曠使河流不至滲漏已爲利益今其餘波洋溢水鮮菱芰於國於民尤兩利也其爲關繫豈小哉萬曆十七年張居敬奏請南旺等湖各查頃畝於高下相承之地築一東湖小

堤堤以內永爲水櫃堤以外作爲湖田聽民耕種庶限界分明內外有辨小民難於侵占官身於稽查詔從之是南旺諸湖有淤高之地可耕言昔已然其所以不令召種者慮其有碍於運也今西湖積沙日久高地雖多而低窪之處仍以蓄洩運國用稍贏隨宜開濬深通復其原界惟是湖地肥沃奸民之窺伺已久安山一湖既有聽民開墾之令勢將競起告佃若輕給耕種必且廢爲平陸一遇旱潦緩急無恃所關不小非安山湖無碍運河者比此尤經理河漕者所宜留意也

蜀山湖周六十五里一山獨峙湖心俗傳蜀者獨也故名其幫湖運堤屬嘉祥者自馮家壩至孫村二千三百四十四丈屬汶上者自孫村至分水口南一千五百丈其湖堤自馮家壩起至蘇魯橋止共長三千五百一十丈以蓄水濟運歷歲收蓄汶水原有南月河口林家村口田家樓口及胡家樓口而無子堤每水大則出長溝滾水壩入馬場湖而石壩自明季來久廢現從蘇魯橋陳蔡口注之又本壩以北別有歲築草壩一道兩頭洩瀉接聯湖堤其東北受水之處有植柳以禁侵佃

馬踏湖周三十四里其上爲釣臺泊水漲則滙入北湖出開河開迤北由弘仁橋入運其幫湖運堤自禹王廟起至弘仁橋止二千六百六十三丈其湖堤亦自禹王廟起至弘仁橋止共三千三百餘丈係土築以蓄水濟運歷歲收蓄汶水原有北月河口王士義口徐建口亦無子堤蓋東湖地勢漸高無需防遏止於官民界分植柳豎石以杜侵冒而南至長溝小河口蘇魯橋北至田家樓受水之處亦堤而築之視西湖工倍焉爲閘者三在李泰口弘仁橋爲壩者二在馮家口王岩口其戴村王堂

二口皆蓄洩要害處也至於關闌全湖伸縮漕河則有南北端二閘東西岸十七斗門以時啓閉實爲水櫃盜決侵種宜禁云

東平州西北湖一曰安山卽安民山湖以此得名在運河堤西岸周圍一百餘里永樂間宋禮陳瑄經營漕河旣成建議設水櫃以濟漕渠在汶上爲南旺在東平爲安山在濟寧爲馬場在沛縣爲昭陽名曰四水櫃漕河水漲則減水入湖水涸則放水入漕各建閘壩以時啓閉凡盜決侵種者有禁萬曆六年清丈安山湖原廣百里其高而宜田者

七十七頃有奇其卑而宜櫃者止四百一十六頃有奇當時建議欲於高下相承之處築束湖小堤畫分二區堤以內櫃水濟運堤以外聽佃稅糧萬曆十七年築土堤共長四千三百二十丈又於似蛇溝八里灣增建二閘以爲蓄洩永利自通河口起過焦天祿以西吳家口止共十七里係幫湖運堤自吳家口運堤起至王禹庄又至青姑堆環轉復至通河口共十九里皆縮內湖堤其間不無缺口自吳家口至青姑堆中有橫截東西子堤一千八百一十五丈亦多缺口又運堤四閘之內各有

隨堤小河自南而北共約二十餘丈引流順下以  
出濟運皆宜修治然總論諸湖惟蜀山馬踏在漕  
岸之東可稱水櫃南旺西湖及安山湖在漕岸之  
西但稱水壑不可稱水櫃且自順治年間河決荆  
隆泛張秋安山湖淤成平陸前河使盧會議挑復  
湖心計費帑金二十餘萬無可設法因而中止今  
堙塞已二十餘年水旱不時輓輸如故則此湖之  
興廢無關漕河之利病明矣今方搜索利孔久淤  
膏腴不若聽民開墾收稅濟餉以荒棄之士充耕  
鑿之利未爲失策倘國用贏餘力可修復或滄

變更勢必資之以爲漕利則豁賦仍加挑漕未爲  
不宜也此以無用化有用若執禁湖之名與蜀山  
馬踏等湖同視則又爲膠柱之見矣

張秋城南曰廣濟渠在運河西岸明景泰四年徐有  
貞治沙灣河決時先爲疏水之渠起張秋金隄通  
壽張之沙河西南至於竹口又西南至大渚潭乃  
踰茌暨泊而上又西北接河沁之水命曰廣濟渠  
渠口爲通源閘有石堤二道自大感應廟起至沙  
灣長一百六十丈運堤自沙灣起至荆門驛長一  
千九百三丈有五空橋在張秋城南與沙灣相對



卽爲減水石壩廣袤各十五丈又於上甃石爲五  
竇以漕渠餘水入之小鹽河順治七年黃河決荆  
隆衝張秋南北隄岸俱潰惟此石堤巍然獨存復  
行修整以便緯輓實爲利漕淺入曰掛劍曰新添  
曰沙灣曰北灣曰安家口曰仲渡口曰南浮橋曰  
北浮橋東岸戴家閘東有三空橋大河神祠北有  
五空橋俱洩入鹽河西岸南自老黃河口次卽沙  
灣閘又次坎河斜對東岸之五空橋而西岸沙河  
由夾河出減水壩乃在五空橋之北至荆門上閘  
東岸稍遠又有黑龍潭亦洩入鹽河此處遏汶西

北與故道清河東北之處呼吸關通旱不令運河  
枯澁潦不致運河漲溢節宣最宜慎云

牛頭河西自耐牢坡口東至魚臺之塌場口九十里  
係明初徐達所開不惟可以通運而濟寧以南窪  
地之水由之洩入昭陽實濟寧以南之水道也自  
穀亭淤而塌場口塞濟寧南鄉遂歲受水患應仍  
浚牛頭河使達昭陽諸湖以通蓄洩而濟寧南鄉  
一帶之窪地倘能築岸分圩爲江南插秧種稻之  
法以獲水田之利卽可轉荒瘠而變膏腴亦存乎  
其人之興舉也昔商輅記平江伯陳銳開耐牢坡

山東全志卷之二十一  
三  
畧曰前史云有志者事竟成此可爲遇事而不爲  
與爲事而無成功之勸昔洪水爲害禹受命治之  
疏三江導九河鑿龍門排伊闕而後水順其道人  
得寧居此聖人之功萬世允賴卓乎不可及已後  
世若李冰疏江水以利民范仲淹築海堤以捍患  
皆足惠當時而傳後世孰謂天下果有不可爲之  
事有不可成之功乎若今漕運總兵平江伯陳君  
銳可謂勇於有爲而果於成功者已君故平江恭  
襄公曾孫年富力強才高識卓縉紳大夫咸推重  
之遂自兩廣總鎮移董漕運期歲之間凡恭襄所

遺良法美意悉舉而行漕途坦坦人自以爲弗勞  
頃至濟寧見運舟上閘之難因以所聞耐牢坡舊  
河詢之居民有進而告者曰是河不通舟楫已踰  
百年宣德初恭襄公嘗命工疏浚未及成而公捐  
館至今人猶惜之君乃躬詣相度果有可行之勢  
遂會總督漕運都憲李君裕移檄山東管河副使  
陳君善通判陳翼出公帑之積鳩工市材卜日舉  
事自耐牢坡至塌場口計九十八里其間石橋土  
堰灘淺淤塞一一疏之耐牢河口舊有減水閘移  
進二里許改置大閘又增置塌場口閘以節下流

之疾于是水勢平夷舟行便利因改耐牢坡河曰永通河閘曰永通閘其新設塌場口閘曰廣運閘閘各有廳皆三楹一軒翼以兩廂拱以門樓衛以垣墉挽舟有具供役有夫經始於成化乙未春二月畢工於是歲夏五月事聞朝廷特設閘官蒞之蓋是河故蹟郡志載至元六年黃河水溢自曹縣界東北流瀦鉅野澤從東南經嘉祥縣蓮花池抵古濟州以西二十五里爲耐牢坡南經魚臺縣大塌場入會通河卽今運河當時江南舟楫俱此經行洪武戊辰河水復溢而此河因塞自魯橋以北

嘗舍舟從陸設爲車站永樂辛卯復命大臣疏河道止從近州開河川工而是河遂廢夫廢於前而興於後果誰之功乎於是漕運中都留守把總都指揮高興南京各衛把總指揮徐昇夏堅輩相率來徵子文立碑示久遂次第其始末爲記翁大立開廢渠洩積水疏略曰臣查國初洪永間開濟寧迤西耐牢坡引曹鄆黃河水經塌場出穀亭以爲運道今上有恇生閘通南旺中有永通閘通濟寧下有廣運閘通穀亭者謂之舊黃河自舊黃河以下湖陵城水道尚存舟航可達惟湖陵城之下

黃水既退地形反高臣乃督令兗州府同知章時  
鸞沛縣知縣李時自留城之回回墓大開決口以  
達佃戶屯自佃戶屯再開淤澱以達李家口遂與  
鴻溝相通使穀亭湖陵城之水皆入昭陽湖昭陽  
湖之水又由鴻溝以出若汶泗水漲則斗門宣泄  
鴻溝可以納流汶泗水消則斗門封閉漕河可以  
免涸唇齒相依之形也由忙生閘以至廣運閘由  
廣運以至湖陵城由湖陵城以出回回墓上下三  
百里皆與漕河相接首尾相啣之勢也漕河爲主  
鴻溝爲輔譬之閘閘之家傍開側戶矇矓之船尾

繫輕舳緩急相濟之意也由二公之言觀之則耐  
牢坡之復開不惟可以變濟寧以南之窪地爲膏  
腴而漕河藉此以吐納亦未始非蓄洩之利也恒  
嘗有瀕運諸湖水田議略曰近歲承乏何干時屢  
疆域相度丘原得觀滕沛魚濟各被水滄之處益  
知東南之水田未嘗不可立致也誠彷彿東南治田  
法就其被水患者中間開爲支河四圍築以圩岸  
最爲便易乃爲之時其耕耘以種秧苗備其桔槔  
以資車戽則水荒棄地不難變爲沃壤獨此國用  
匱乏生民困苦之時以牛種廬舍問之上上無餘

財以陞科告佃責之天下無餘力是以逡巡而不  
政行是莫若仿元人虞集所言視田授官之意開  
力田之科有能闢水田若干頃者予以幾品冠帶  
多者秩亦遞增其田卽授爲永業如是永著爲令  
則既有閑田以酬其開墾之勞復有冠帶以勵其  
急公之念凡有餘力之家有不踴躍趨事者乎并  
附載以備採擇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二

古吳葉方恒學亭甫纂

河渠志下

壩閘建置事宜

元改任城爲濟州開會通河導汶泗以會其源置閘  
以分其流南自濟寧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  
九南入於河曰分水曰天井曰在城曰趙村曰石佛  
曰新店曰師家莊曰棗林曰南陽北至奉符爲閘以  
節汶水曰堽城東北至兖州爲閘以節泗水自北而  
南曰金口出魯橋自東而西曰黑風口由府河以出

會源開會源卽天井開也此未開會通以前所建西北自安民山入於新河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六以達於漳河曰戴家廟曰荆門上曰荆門下曰阿城上曰阿城下曰七級上曰七級下曰周家店曰李海務曰通濟曰永通曰梁家鄉曰土橋曰戴家灣曰新開上曰南版此旣開會通以後所建皆在至元大德延祐之間至元中又於金口閘南建減水閘曰沂河引沂入泗又建一閘於兗州之西十里曰土婁建一閘於兗州之西三十里曰杏林節泗沂之西流者受闕黨諸泉謂之府河亦謂之濟河西流至天井閘

又於濟寧東北四十里建閘曰吳泰曰宮村以節汶水又於馬驛北建閘曰減水以殺洗水大德間又於南陽之南建一閘曰孟陽泊以通江淮至正間又於新店師莊二閘之間增一閘曰黃棟林新閘至順間又於孟陽泊南建一閘曰穀亭滙黃良艾河等泉以厚水勢合觀所建壩閘元人之於會通一河計已周矣而南旺一帶止於至正間建開河一閘其他未及講也明初用兵梁晉大將軍徐達於濟寧西二十里耐牢坡口建一閘曰永通從牛頭河以達魚臺之塌場口出穀亭運道迨永樂間宋禮浚會通河開袁家

口至沙灣之二十里用老人白英計移堽城壩於青川驛又築壩於東平州之戴村橫遏汶水全流南出汶上之南旺分水於是成化間於分水口南建一閘曰南旺上於分水口北建一閘曰南旺下三年大挑以疏其淤塞又於閘之左右各建減水閘一名曰斗門一通馬踏湖一通蜀山湖平時則斗門盡閉中閘常開放水入運一遇洪水則斗門盡啓中閘下板沙泥盡隨斗門入湖大挑始爲省力又於濟寧在城天井二閘南穿月河四里許益以閘曰上新曰下新上下之間更建一閘曰中新於師莊閘北增一閘曰仲

家淺於師莊閘南增一閘曰魯橋魯橋師莊之間復建一小閘曰堽里橫遏泗水入漕自濟寧北至鉅野境築石隄十二里自鉅野北至嘉祥境亦築石隄十里南旺西湖始砌石隄并建靳家口安山沙灣高口諸閘又修沙灣以北元人所建十六閘又於廣濟渠口築石隄二道自大感應廟起至沙灣長一百六十八丈自沙灣起至荆門驛長一千九百三丈又於永通閘南增建三閘曰永通下曰廣運曰廣運上又築濟寧西蓬子山壩濟寧趙村月河石壩又於孟陽泊閘南建一閘曰八里灣修天井以南諸閘又於寧陽縣

西四里洸河兩涯引柳泉之水橫過洸河東西立閘曰洸河東西水漲則閉閘以防其淤水澁則啟閘以達其流又於堽城石堰上流建一閘曰堽城新閘自永樂至嘉靖初北自臨清南至穀亭或壩或閘或堰或隄歲有修建會通一河得以無阻而曹單屢決南衝穀亭漕渠淤塞嘉靖四十五年自南陽至留城開新河以避穀亭之淤建閘八曰利建曰珠梅曰楊莊曰夏鎮曰滿家曰西柳庄曰馬家橋曰留城接舊河自留城南至鎮口又建閘五曰黃家曰梁境曰內華曰古洪曰鎮口又減水閘二十開月河於閘之旁者

六爲土若石之壩十有二築兩涯土堤五十三里石壩三十里又於內華開築伊家林橫堤於戴家山築戴家山橫堤鑿支河八築夾隄六千三百四十餘丈又築獨山湖北岸石隄三十餘里各留口引水入運建減水閘十四座大者二各三洞小者十有二建南陽壩以障獨山之流開回回墓支河以引昭陽之水又于濟寧之北建通濟閘建小河口減水閘六築馮家滾水壩修大長溝獲麟古渡又于戴村之東築坎河口石壩以遏汶水入海之路使水大則漫而西出漕不至溢水小則順流而南漕不至涸又開南旺上



下月河各建大閘大挑之日汶河及上下二閘各築土壩於此通舟又建五里舖滾水石壩以備運河水大洩入西湖又修南旺湖漕渠長隄築西湖缺口加築舊堤一萬二千餘丈添築東面子堤一千二百餘丈築蜀山湖東堤蓄水濟運築長溝減水二閘以備蜀山湖水大洩入馬場湖又築馬踏湖土隄三千二百餘丈自嘉靖末至萬曆中北自臨清南至鎮口或壩或閘或堰或堤亦歲有修建新舊運河僅能通漕而地逼於黃每足爲害萬曆三十四年又自李家港口至黃林庄開泇河以避鎮口之淤并避徐呂二洪

之險建韓莊德勝張莊萬年丁廟嶺莊侯遷臺莊等八閘又建彭家口之三洞閘郝山之減水閘韓莊之湖口閘以備旱潦蓄洩濟運又築韓莊湖護閘石堤一道築朱姬莊至韓莊緯道隄十八里以障郝山韓莊諸湖之水又築彭家口壩以遏許由三山龍灣諸泉之由彭口出者築拖泥溝壩以遏許池滄浪諸泉之由大泛口出者築滿壩以遏河水之由滿閘河洩者築呂壩以遏河水之由李家口河洩者自元至元迄明萬曆開泇工成之日建築壩閘堰堤奚止數百而一舉一廢要必於漕運有關表而出之以見古人

用意之周庶後之人知所則倣云

坑城壩在古埧城距寧陽縣北三十里元至正間築土壩以遏汶水入洗明永樂中宋禮移置青川驛成化中張盛改築以石當汶水中一百二十丈濶一丈七八爲水門七又於新堰鑿河十里南入於洗謂之洗河爲閘者二曰埧城閘在埧城西北隅百步元至元建曰埧城新閘距舊閘八里在新堰上流明成化中建乃遏汶之要津也然自永樂中災從南旺分水於西南下流增築戴村壩而埧城稍輕矣弘治中巡撫徐源奏毀石壩命侍郎李遂

勘議尋已之張純議棄埧城壩略曰埧城石壩築於成化之十三年然非始於是年也在昔有元畢輔國曾於埧城之左作斗門遏汶入洗矣其後如馬之貞作雙虹門馬元公改作東大閘皆有事於埧城者也然則何可棄乎蓋元分水在濟故遏汶入洗會沂泗以出天井自宋公移分水於南旺則遏汶之功全在戴村而汶遂不通洗矣議者徒以元人遺迹乃復事於埧城移其壩於青川改建以石糜財疲力置諸無用之地未幾壩亦隨壞蓋未解宋公之意與元人所以設壩之由也以今觀之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十一  
堤城之議當以徐公之見爲是後人幸無借口李公也萬曆二十五年大水衝決南岸石梁土隄主事胡瓚重築五百餘丈今歲以南岸石梁皆傾雖與運道無關然有舉無廢地方之責且石俱在河止需工而不需料仍修築以資利涉未爲不可

戴村壩距東平州六十里一名周李村長五里十三步汶水從陶泰而來就鹽河由博興車瀆入海永樂九年宋尚書用老人白英計分水南旺築此壩橫遏汶水南流會通河始得濟運誠全河之屏障也其壩屢修屢圯營費不資天順五年知州潘洪

增築高厚上植以柳至今不壞先年設夫增土植柳培護周密張純守壩論曰漕河之有戴村譬人身之咽喉也咽喉病則元氣洩走四肢莫得而運矣昔在創建之初歲增土以培之植柳以護之多設夫以守之其防禦蓋甚密也後土日增柳日固則夫議停役矣所以寬民力也然物久則壞防弛則廢卽今單薄日甚而原植護柳什無一二存矣況兗地土踈汶性湍急萬一水失其性得無慮與然則爲之柰何乘泉夫之餘力歲加修築增舖舍植新柳令現役之夫力加守護則盤錯根深壩將

自固壩固將無所事節乎曰不可也彼其澎湃浩  
蕩之勢非有以順之則拂非有以蓄之則溢拂與  
溢等害耳故每遇水潦須決坎河口以殺之殺之  
不足則開滾水壩又不足則開減水諸閘或順之  
入海以披其勢或蓄之入湖以納其流微則盡塞  
令餘波悉歸於漕是節之者固所以守之也此營  
衛吐納之說也不然三汶爭趨源大流長夏秋水  
潦怒激奔逸豈一壩所能支歟誠至論也今歲久  
防弛以漸卑薄安一如舊例督夫培土栽柳乃運河  
第一關鍵不可不加之意也

坎河口閘在戴村東宋尙書旣築壩於戴村遏汶水  
之入海者注之南旺水無旁洩留坎河口不壩以  
備分洩入海每歲重運過時止用刮沙板作一沙  
壩於坎河口卽涓滴盡趨南旺若水漲則連沙衝  
出坎河後河身漸移近坎河口全河之水直灌坎  
口故土壩歲築歲決萬曆初侍郎萬泰壘石爲灘  
而每歲築壩勞費不資且全流漫衍而入鹽河南  
旺每至膠舟萬曆十七年總河潘季馴築石壩四  
十丈高三尺上博丈五尺下益尺六之一兩翼之  
長視壩減五之二其高倍之左右爲土隄二百三

十丈東岸爲石堤厚一丈其法用丈許大石夾砌如墉實細石其中塗以堊拊上銳於豐狀如魚背水高於壩漫而西出漕無溢也水卑於壩順流而南漕無涸也二十一年水大發尙書舒應龍又於河口之下開渠洩水因於兩傍各築石堰以防衝刷利賴甚重防守宜嚴當石壩未築之先主事余毅中議應築石壩略曰汶河原從迤南松山之麓衝向戴村入海故宋公築壩戴村遏汶趨南旺而留坎河口不壩以備分洩入海比時松山之麓正河深廣水性就下卽順流而南故坎河口止用沙

壩近松山一帶沙漸淤平河身移近坎河全河之水俱入故土壩歲築歲決萬曆以來創爲石灘似亦良法但重運水渴之時有隙可以洩水而伏秋水溢之日則無路可以通沙以故正河淤塞日甚每歲築壩之勞費如故爲今之計急宜大集泉壩人夫從正河見流之身挑去淤沙使漸近松山一帶照舊深廣水入正河旣順則入坎河漸微但坎河口深廣倍昔沙土堤壩必不足恃欲爲經久之策莫若連建數閘以時蓄泄如元人堰城壩之制蓋國朝運道之有戴村猶元人運道之有堰城堰

城可閘則坎河亦可閘也其次莫若採大石爲壩如馮家滾水壩之制查迤東龍山一帶可取大石去坎河僅五里許合無量動河道官銀募工製器如式開鑿運砌西接戴村東盡坎河俱挑沙入地數尺先砌石基後酌量水平建滾水長壩其兩土岸俱用大石砌爲雁翅以防水之旁衝王事張文奇又議應仍築土壩略曰宋公築壩戴村而留坎河不壩者勢不可也諸泉合流三沙爭趨勢曷常一日不欲東注之海哉况霖潦之時乎故方其水涸春夏三四月秋冬九十月運道咽喉所係卽涓

滴盡歸南旺湖可洩也若夏秋之間則南旺濟寧一帶通漕啟板水尙漲溢與運河岸平坎河口雖開而迤下王堂王岩何家缺口十餘處且不免一二衝決汶邑民田多罹淹沒宋公之慮深遠矣邇來議者因土壩歲築勞費創爲石灘但方其水溢勢甚洶湧若石灘阻壅不能大洩勢必多潰裂于王堂諸口及草橋上下驟水所經民田受害非細不便一旦灘能走水不能走沙淤沙日積河身日高漸與灘平反助障阻不便二況未及兩年石灘衝動水涸之時乘隙而洩土壩仍不能免又奚賴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十一 十一  
焉議者又欲築建滾水大壩以淤沙不得衝出弊  
與石灘等爲今之計坎河旣決一俟霜降後卽當  
仍舊歲築土壩計每歲之費大約不踰百金且水  
直衝坎河則上源之勢旣殺而下源之勢稍微王  
堂諸口不致盡決汶邑民田得免淹沒以利害計  
雖歲有數十金之費利倍於害矣加之歲挑西岸  
沙嘴使正河深廣漸復故吾水不東逼徑流趨南  
則戴村壩根旣避衝刷之患坎河壩兩際亦不至  
盡決無存議者慎無重惜小費輕議難成壅遏漲  
水而貽意外之虞也二公之議不無異同然其慮

未始不周迨張公居敬循行汶上規畫建言而潘  
公季馴之石壩始成宋公之渠於以永賴乃知創  
建非常昔人不敢輕視一坎河也宋公留其口而  
不壩萬公以石爲灘潘公以石爲壩因時異建門  
弗合宜蓋慎之也後之人披覽往迹其可妄行舉  
廢哉

金口壩在兗州府城東五里元至元中爲滾水石壩  
引泗入運卽隋文帝時薛胄於沂泗之交積石爲  
堰決令西注陂澤以溉良田者延祐中疏爲三洞  
以洩水勢明初堰壩以土旋築旋廢成化間築石

山東通志卷之二十一  
十一  
堰東西長五十丈下濶三丈六尺上濶二丈八尺  
自地平石計五層高七尺湫口三處眎水消長時  
其啓閉橫巨石爲橋以便往來堰北復作分水二  
雁翅以殺水勢堰南北跌水石直五尺橫四十丈  
以固堰基後歲久土淤舊堰獨低水消泗不入洸  
每春築土壩高一尺七寸以障之水漲土潰勞費  
無益嘉靖三十七年主事陳南金易以石高亦如  
之仍爲金口三添閘板以時啓閉歲省前費水亦  
賴以節宣張純守壩論略曰金口壩以遏泗之南  
趨閘以導泗之西流蓋元人遺智也夫泗之趨於

南猶汶之放於海遏泗者以金口猶遏汶以戴村  
也國初壩因元舊時埤時修勞費無已成化中主  
事張君盛始易以石視昔善矣然猶石之上歲益  
以土高可一二尺土歲壞則歲增之迄嘉靖中主  
事陳君南金以石易土高亦如之而制始大備泗  
盛則勢突而壩當其衝寧無漸入埤壞者乎果有  
之則補葺之功杜其微焉可也苟且因循俟旣壞  
而後修之焦頭爛額之功也泗消則微入濟之勢  
緩矣矧自黑風口而之府河自府河而之濟河凡  
幾十里而始至天井水過沙積寧無壅而未通者



乎果有之則挑濬之功或一歲而一見或三歲而再見焉可也廢之不講而歸咎於天井之淺濫是不揣其本之論也其視張陳二公何如人哉萬曆二十五年大水衝決無遺主事胡瓚重修有記載人文志今橋亦傾圮亟宜修治

馮家壩在大長溝萬曆十七年建長十餘丈係蜀山湖之門戶地卑而水易洩故築石壩以障之水大則洩入馬場湖不至病民水小則蓄以濟運實爲要區

何家口壩距汶上縣十三里係南旺湖之尾閘此口

稍卑汶水就西而下每決房口而傷運河之堤南旺之水遂涸萬曆二十四年築石壩平時任其南逝水漲洩而之西良得策也

南旺分水地形最高所謂水脊也主事王寵論蓄泄之大略曰南旺旱乾嘗在二三月方其旱也每有淺阻之患前此或濬泉源或放湖水或築土壩多方以蓄之愚以爲不若一日一啓以嚴閘座爲上策每泛濫於六七八月當其溢也每有衝覆之患前此或開南旺湖或開減水閘或決金口壩多方以洩之愚以爲不若以不閉閘座開月河行船

爲上策予嘗當旱涸之時自分水逆流而上至黑馬溝凡二十里或三百料或五百料或千料船皆能通行於兩河而無阻則閘座之爲緊要可知又嘗窮歷汶源至萊蕪原山之陽不過三百餘里以三百餘里之泉源而欲分流以供三千餘里之漕渠使非築塞疏濬啓閉有方又安能行轉運哉則閘座之當緊要又可知矣至於旱乾之甚則當行水車之法試以百船論之每船漕卒十人至南旺盤剝當費百也此法行則每船止用一人給車二十輛什二守閘什八踏車以挽湖水每車用四人

二十車用八十人一車加水七寸二十車則加一丈四尺逮五十里之湖水乾則天雨必至矣此所以可行而無弊也水大之甚則開南旺以收水開永通閘以行船不惟可分殺滔天之勢且免濟寧一帶閘河之險矣而潘公季馴則曰南旺地高決諸南則南流決諸北則北流惟吾所用耳當春夏糧運盛行之時正汶水微弱之際分流則不足合流則有餘宜效輪番法如運艘淺於南則閉南旺北閘令汶盡南流如運艘淺於北則閉南旺南閘令汶盡北流當其南也更發濱南諸湖水佐之當

其北也更發濱北諸湖水佐之泉湖兼注南北合流卽遇旱曠靡不克濟此誠以智役水以人勝天力不勞而功倍也舊例大挑三年再舉正月十五築壩絕流興工至二月中完主事筮東光議創上源閘壩以省大挑略曰竊照運河實國家命脉攸關而其最莫如南旺分水每遇大挑征夫以萬計支銀以千計非惟勞費不資且斷流二月南北舟楫不通是一利亦一害也歲丁卯一挑越巳巳又挑三年之內再舉大役民力得無竭乎推原其故皆因南旺上接汶河及徂徠諸泉平時固皆清流

霖雨驟至則數百里之沙泥盡洗而流入汶河至南旺則地勢平洋而又有二閘橫攔故沙泥盡淤比他處獨高每水漲一次則淤高一尺積一年則高數尺二年不挑則河身盡填此大挑之役亦勞之不得不然者也乃從來大挑用工甚拙不識分工自下而上放水爲便每築隔起水晝夜不息皆用力於無益之地其始也有打壩築隔之勞其旣也有起水之苦其終也又費起壩挑隔之力曠日旣久大壩一開上水隨至各處淤淺俱不及挑傾堤亦不能築名曰大挑實非完工矣曷若於上源

打壩之處設立石閘一座隨時啓閉又於閘之左右各建減水閘一座名曰斗門一通馬踏湖一通蜀山湖平時則斗門盡閉中間常開放水入運一遇洪水則斗門盡啓中間下板五塊沙泥盡隨斗門入湖如此則二湖之役不惟可爲水櫃亦可爲沙櫃矣縱洪水溷濁未可盡汰亦能去其十之七八雖十年一挑亦可也萬一各處或有淤淺傾頽欲行濬撈則一扎板之下可以斷流不用椿草夫古之煩又無曠日稽遲之苦用力少而成功多雖每年一挑亦不爲勞矣河道侍郎萬恭議改於此

月誠爲先事預圖巨量也施工亦既不費於築挑乘時興役夫又不苦於凍沍回空已盡築壩絕流疏濬一藉水封閉是新運之便也萬曆四年鑿月河隔年一大挑每年一小挑大挑之期定於九十月起上其回空及一應船隻皆由月河行走官民稱便自明季崇禎壬午年間七寇旱荒一時並作月河堙廢於是改爲十一月開壩十二月正月挑濬祁寒膠凍墮指裂膚人夫施力十倍艱辛今嗣基河形具在設法修復猶屬易事國用稍裕卽應整理至南旺運河兩岸每年挑河積土成山

山東全海備考 卷之二十一  
一經霖雨仍淋入河中徒勞挑濬殊爲無益南岸積沙近已捲去北岸尚未興挑應於閒曠之時晨運使平嗣後責令挑河夫役務將所挑沙土壘至廣衍處所不得卽置岸旁庶爲得之

楊家壩在濟寧州城東泗河之水貫兗府西流合洸水同經此口南入運道原未嘗設壩正德間因劉寵之亂築壩引水西繞以爲濟城外護始有壩基然事平卽開仍得通運自明季崇禎十七年流寇猖獗東省震動於是復築此壩障水護城此一時固圍之計至今未改每遇伏秋水漲不能洩瀉歸

湖兩岸民田大受淹沒之害且泗洸之水爲此壩所遏由夏家橋入馬場湖而後濟運其道反迂不若改壩爲閘時啟時閉急則借以濟運緩則儲以待用而民田無淹沒之虞矣士民現議捐資應卽舉行

靳口閘至安山閘三十里安山閘至戴家廟閘三十里戴家廟閘至荆門上閘四十五里閘路頗遠向藉安山湖水爲之節宣今安山湖久爲平陸倘遇亢旱之歲閘遠路長水力不厚慮有膠淺應於三閘適中之地增建一二閘以節水勢路近則水力

自厚可無阻澁之虞查湖邊舊設有減水閘四所石料現存久爲廢棄應卽移爲建閘之需轉無用爲有用最稱便宜其或不敷則於湖租銀內動支更不可費公帑先事預防亦未雨綢繆之至計經理漕渠者所當留意也

閘河地亢衛河地窪臨清板閘口正閘衛兩水交會處每歲三四月間雨少泉澁閘河旣淺衛水又消高下陡峻勢若建瓴每一啟板放船無幾水旣耗盡漕舟多阻潘公季馴謂宜于閘口百丈之外用椿草設築土壩中留金門安置活板如閘制然將啟板閘先閉活閘則外有所障水勢稍緩運艘出口易於打放衛水大發卽從拆卸此亦權宜之要術也

按會通一河其源最微黃水衝之則隨而他奔而漕不行故壩以防其入源微而支分其流益少而漕亦不行故壩以障其出流駛而不積則涸故閉閘以須其盈盈而啟之以次而進漕迺可通潦溢而不洩必潰於是有減水閘溢而減河以入湖涸而放湖以入河於是有水櫃壅水爲埭謂之堰沙澗之處謂之淺淺有舖舖有夫治之之法無他惟盡

復原設額夫嚴飭河官稽察隱佔察核冒破務令  
渠道及時挑浚隄岸及時修築則永無艱澁衝嚙  
之患矣至南北隄岸千有餘里亦宜仿黃隄植柳  
之法密栽柳株上可以蔽輓夫炎日之威下可以  
固臨流衝激之岸則又昔人之所未及舉行者也  
開河之水惟資泉源常慮淺澁至漳衛而勢盛不憂  
其涸前明崇禎年間苦旱運阻衛河北河主事姜  
天樞開輝縣蘇門山之百門泉始得濟漕其功不  
可泯然竟以此獲罪可見任事之難也

德州城枕衛河爲南北水陸咽喉運艘必經於此設

河渠志下

曹單黃河備考

黃河之宜治不專爲漕也然自元開會通轉東南之  
衆以達京師而漕必借黃於是言治運者必先言治  
黃矣夫黃性之不常也發自崑崙經涉沙流萬里東  
奔湍悍之勢縱橫變幻莫可端倪要其注射指歸必  
有定向古今不易嘗以歷年河志攷之不決於北則  
決於南北決則必害於魚臺濟寧東平臨清以及鄆  
濮恩德之境南決則必害於豐沛蕭碭徐邳以及於  
亳泗歸潁之界乃其受決之處一則曰曹單再則曰

曹單其次則決於魚臺城武沛縣差多而亦必連曹單焉若是則河之爲害於山東河南江南諸處南北蓋無不徧而南北之間三省之會注射衝擊勢有必至者則曹單爲之樞的也曹單之爲三省樞的自宋元明數百年已然于今爲烈前人顧弗深攷乃云自太行隄剝而歸開臨德之害消自二隄重築而濟魚東平之難紓自月隄縷隄格隄歷歲增備而曹沛葉碭徐邳之災息是大不然史載宋元以來非曹則單比之他州縣決者恒十之五正嘉之間至十之八迨新河開而河且益徙而南泲河開而河又益遠而西

史書猶然不絕則有若萬曆二十五年之決單黃壩口三十一年之徙曹蒙墻寺河崇禎二年之決曹十四舖口四年之決單流河口又大決荆龍口曹單被害五年九年十二年連決曹曹家口順治元年決單柳河口二年決曹流通口康熙元年決曹石香爐九年決牛市屯又決單熊龍寺又順治七八九十十一年大決連決荆龍口曹單皆罹其患由此觀之則曹單爲治黃之最要古今不易然遷徙不常其宜備之處則有因時而異者焉弘治十年河決黃陵岡大傷張秋運道始築太行堤後止修近水縷堤而太行堤



置之度外至萬曆四年河決魯家口曹單金魚被滄  
萬曆八年乃大加修築每年一次加幫屹然可恃今  
則太行堤之外有縷堤而各險要處俱有備隄月隄  
又有護隄最爲周密其各險歲宜修築之處在曹境  
以傅家集爲第一青俸集爲次之在單境以樵龍寺  
石家樓爲第一鄧家水口董家水口次之蓋傅家集  
掃灣迎溜最爲不測不惟新築護隄不可不加意修  
築而水勢悍急無以殺之恐伏秋水發護隄不足捍  
禦康熙十七年於南岸挖引河一道使水直捷東行  
以殺其北衝之勢斯護隄可保其青俸集亦係掃灣

迎溜故於韋家樓前築月隄施家樓西築攔水壩以  
備之而韋家樓之內又於樊家樓築月堤施家樓之  
東又於孫家樓築格堤以備之是目前曹境之急務  
也樵龍寺南北月堤一道係順治十六年築以禦曹  
境西來滿河之水今爲黃水沙淤故宜加高石家樓  
前攔水壩堤臨河掃塌故宜加幫攔水壩大堤外董  
家營庄河岸低窪黃水發先從此處出漕順堤下流  
故於本庄迤東南北橫築縷水壩一道以防河水之  
發鄧家水口原有老堤因堤根單薄黃水漲發出漕  
津水於北面加幫戢堤一道董家水口攔水壩堤亦

因隄根單薄黃水漲發出漕津水於北面加幫戢堤一道又河南岸與虞城交錯堤工二千四百餘丈久未修築殘缺已甚康熙十九年春用徭民夫三千加幫高厚與豫省一律猶必歲歲修補可無漫決之患此目前單境之要務也至其備護各堤西自河南考城界起東至江南礪山界止共二百餘里皆密栽柳樹以固堤岸尤宜歲加添補無替防護之意庶黃治而無碍運之憂治黃卽所以治運也

曹縣黃河北岸

傅家集東新護堤上自本堤起下至遙月堤止共計

長二百一十丈根濶二丈頂濶一丈五尺高一丈  
傅家集東新月堤上自本堤起下至水潭北本堤止  
共計長二百一十五丈根濶二丈頂濶一丈五尺  
高一丈

傅家集北備堤上自本堤起下自新月堤止計長八  
百六十丈根濶二丈五尺頂濶二丈高八尺  
青俸集北遙堤上自本堤起下至石家樓東本堤止  
計長二百一十六丈根濶二丈五尺頂濶二丈高  
八尺以上最爲險要歲宜增築

境內有太行堤舊老堤裏河堤縷水堤遙月堤新月

堤趙家集鳳堤牛市屯月堤劉信庄月堤劉滿庄  
月堤馮家小壩曹家小壩謝家廟月堤並宜不時  
修補

單縣黃河北岸

孟家樓後月堤計長五百一十丈根濶二丈五尺頂  
濶一丈高一丈一尺

權家庄後月堤計長八百六十丈根濶二丈五尺頂  
濶一丈高七尺

黃二庄前縷水堤計長三百三十丈根濶三丈頂濶  
一丈高八尺

朱王口迤北朱家樓後備護月堤長六百二十七丈  
根濶二丈頂濶一丈五尺高一丈以上亦稱險惡  
歲宜增築又有高庄集姜家庄楊釗集梁家樓等  
處及境內縷水堤攔水壩舊老堤並宜不時修補  
權家庄南岸新挖小引河一道長二百二十丈以殺  
水勢宜不時疏濬康熙十八年方恒自考城縣界  
起至碭山縣界止曹單二縣境內各堤共長二百  
餘里盡栽柳株十九年春又添種臥柳以固基岸  
在曹縣者爲裏河堤爲馮家壩爲牛市屯格堤爲  
侯家壩月堤爲劉滿庄月堤爲舊老堤爲傅家集

北備堤爲遙月堤爲縷水堤爲河貞庄月堤爲牛  
市屯月堤爲新月堤爲劉信庄月堤爲孫家樓東  
堤爲韋家樓後月堤爲侯家壩爲石香爐爲馮家  
官廠爲牛市屯大王廟後在單縣者爲大王廟後  
縷水堤爲攔水壩堤共栽成活柳十萬株臥柳五  
萬餘叢又於曹縣武家口等處設立白楊園同廳  
縣官捐資種植白楊數千株儲爲黃河椿木之用  
蓋白楊榦直而高也近聞另有青楊稍低於白楊  
而榦亦直上尤易生植并志之以備採擇

黃河堤岸之在曹單者有三曰頭堤二堤三堤頭堤

在內卽大行堤三堤在外卽縷水堤也其在單縣  
者尚存而在曹縣者太行及二堤皆已殘缺所恃  
者惟縷水堤耳六州縣共有徭夫一千三百名苟  
能盡爲實工亦可次第補足設有不虞層層關鎖  
屹然可恃是在廳縣河官實力舉行也

黃河實重隄防端立舖夫分管至爲周密蓋以黃性  
湍悍苟一隙可入卽足致害故蟻穴皆能潰決近  
以夫食侵蝕官不責夫夫不盡力沿河堤岸獾穴  
狼窩所在多有大有可虞恒嚴加飭儆蓋舖屋分  
汛地募獾戶官夫戮力堤岸始以無患若夫頂衝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下 三十四  
搗灣水勢猛烈雖築堤亦爲無益惟開鑿引河以  
殺其勢斯爲得之

黃流最濁斗水沙居其六至若伏秋則水僅居二非  
極汎溜必致停滯故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塞必  
然之勢也昔潘公季馴謂禹疏九河而仍合之同  
爲逆河其意可想蓋言水合則勢急始可以刷沙  
故自古有河不兩行之說論之甚悉今以河之大  
勢言之經宿遷南行與淮合從雲梯關入海全在  
海口深廣下流無壅斯上流不溢大司馬靳公用  
鐵掃箒繫船尾溯流刷沙其法善矣然黃流實出

地氣之運行其或南或北天人參半焉非盡人力  
之可強而制也當南工諸口未合之時恆會有以  
不治治之之說謂宜順水之性也今旣束河使之  
入海不必言矣但自宿遷而下至於雲梯關水之  
所激不足以刷沙一若氣有所限沙旣漸停河身  
漸高下流去之不速上流必至於潰決則岌岌乎  
河將有北徙之勢矣如現在之楊家庄決口未始  
不足以殺上流之壅積倘急爲堵塞則不潰於南  
必潰於北將恐有不及防者爲上流患是又塞決  
之中所宜斟酌者也

治黃之法以水刷沙此河防一覽之正論亦理勢之必然也惟堅防他溢使黃流必從此而去則不得不就我之馳驅然後沙隨水走日積月深其流自然通達若遇伏秋出坵汪洋則用減水壩以殺其奔湃之勢雖神禹再生不能別出意見今海口漲沙日積而海水高與內平急流至此反爲紆緩雲梯關一帶不能卽行暢遂或以是耶議者謂宜急塞楊家庄是矣但塞之而下流不暢能保其不爲王家樓新庄口之故事乎淮南如高堰清水等工雖極堅整亦止能担淮不能敵黃楊家庄塞若歸

仁堤必能隔絕黃淮使不決趨洪澤慮止在有北徒之勢耳萬一不減而周家橋翟家廟亦不可保將并清水高堰而亦危矣故今日之最急莫如歸仁一堤雖已加格堤一道尤須更增高厚重險以防之他則盡人事以聽天數有跡可循亦謹守前人之法而已

單縣黃河南岸有遙堤十五里交錯河南虞城縣界久已傾廢康熙十九年總河人司馬靳公檄行修築恒調瀕河曹州曹縣定陶單縣城武金鄉六州縣徃夫僉量協民夫責令廳印河官督夫星夜加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十一  
築兩月堤成高厚寬濶屹然永固隨親履閱視召  
募近堤村落居民每里二名免其雜差責成看守  
凡有穽穴狼窩天雨淋衝及車道損壞等處俱着  
卽時填補仍行歲修以保無虞此又東省而備河  
南之患者也查曹縣黃河北岸境內亦有河南考  
城縣應修堤岸一道嘗謂可以互更然在曹境者  
則係考城之工而在虞境者則係單縣之工大牙  
相錯之勢古人或有深意因並載於曹單河考之  
末云

河渠志下

黃運相關始末

從古治水稱神禹禹治水首黃河黃河自崑崙發源  
萬里而來禹導之自積石龍門蓋特遡其流入中國  
之始以爲肇端後人必追窮河源好博矣而不適於  
用故論禹治水導河斷自龍門積石始河從積石東  
北而南計三千里至龍門爲西河龍門在興州呂梁  
山石勢崇竦其流激震禹治其北鑿龍門分殺其勢  
西因其迴流之性而導之又南而至華陰在陝之華  
陰縣自南而東至底柱在河南陝州之三門山又東

經孟津河南府孟津縣過洛汭鞏縣至於大邳爲大名府滹縣臨河之山北過洛水爲真定冀州北枯隆渠至於大陸屬中山郡今真定邢趙深三州之地北分其勢播爲九河復同聚一處而爲逆河逆迎也蓋迎之以入於海簡潔一水九河其一則河之經滹也徒駭等八河故道皆在河間滄州南皮東光慶雲獻縣山東平原海豐由寧津吳橋南皮諸處直達東海是爲禹之改道禹之載河高地以入海蓋自河陰始河陰以西之故道終古不失以東入海之故道後世一失從此泛濫南下四出於冀豫兗徐之區其勢不

可勝窮矣周定王五年河徙矜磔始失故道漢文帝時決酸棗東潰金堤在河南延津滎陽諸縣至大名清豐一帶延亘千里武帝時溢平原屬德州徒頓丘今清豐縣又決濮陽瓠子口開河界注鉅野屬濟寧州卽大野通淮泗蓋河始與淮通尚未入淮也元帝時決館陶舊屬大名今屬臨清又決清河靈鳴犢口今高唐州舊屬清河郡成帝時決東郡金堤決平原溢渤海清河高唐州一帶信都今冀州界唐玄宗時決博州今東昌溢魏州今大名冀州五代時決鄆州今鄆城縣博之揚劉今東平之東阿縣揚劉鎮滑之



魚池宋太祖時決東平之竹村開封之陽武大名之靈河澶淵太宗時決溫縣滎澤頓丘泛於澶濮曹濟諸州東南流至彭城界卽今徐州入於淮自此爲河入淮之始真宗時決鄆及武定州尋溢滑澶濮曹鄆諸州邑浮於徐濟而東入淮仁宗時決開州館陶神宗時決兗州棗强大名州邑一合南清河以入淮一合北清河以入海南渡後河上流諸郡爲金所據獨慶河患其亡也始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南直壽亳蒙城懷遠之間元初決衛輝之新鄉開封之陽穀杞縣之蒲口滎澤之塔海庄歸德封丘諸界其溢

專議疏塞而已自至元二十六年開會通河以通運道而河遂與運相終始矣蓋至元以前河自爲河治之猶易至元以後河卽兼運治河必先保運故治之較難至正初河決白茅金堤等處瀕河郡邑皆罹水患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兩漕司鹽場用都漕運使賈魯言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五月功成命翰林學士歐陽玄製平河碑文並作河防記略其法制工用爲世取法明洪武元年河決曹州雙河口二十五年河決原武會通河淤河自洪武中決陽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

山東全志卷之二十一  
經穎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故道遂淤至永  
樂時歲爲決徙修築隄防民困國弊至九年決益甚  
議濬黃河故道尚書宋禮加濬會通河用老人白英  
計改從南旺分水遏汶北合漳衛遏泗南入沂淮其  
北道魏家灣與土河相連開二小河以洩之有溝渠  
於衛東北岸通黃河可直至海豐者如舊其南道在  
南旺之北者開新河自汶上袁家口左徙二十里至  
壽張之沙灣接舊河以免陸運之艱侍郎金純導河  
文流從汴城金龍口至塌場仍合會通河以入淮漕  
事定於是運必借黃欲通運不得不先治黃也正統

十三年河決新城八柳樹漫流山東經曹濮衝張秋  
潰沙灣東堤奪濟汶入海路以去諸水俱洩壞民廬  
無算景泰三年又大決沙灣近河地皆沒翰林侍講  
徐有貞承命以都御史徃治之作制水之開疏水之  
渠而河流之旁出不順者則堰之水遂不東衝沙灣  
更北出而濟漕渠之涸弘治三年決陽武河自原武  
中牟分流爲三其大者切近汴堤西北隅合沁河泛  
陽武封丘祥符陳留杞縣蘭陽儀封考城曹縣寧陵  
歸虞永夏碭蕭而下徐淮其次者橫流封丘之于寧  
集決孫家口漫長垣曹濮鄆城陽穀壽張東昌至臨

清下衛河延患於德滄與青縣靜海天津始入於海  
又其次者自中牟南下尉氏雖稍成川不通舟楫至  
其故道自汴城西南杏花營入渦河者則淤澱矣侍  
郎白昂治之河條北徙去汴城三十里金龍決口自  
淤昂乃築北堤以防張秋之衝激衛諸郡之泛濫  
南河自原武中牟下南頓至潁州由塗山達於鳳陽  
故道合淮以入海又於東平州戴家廟及德州之南  
一帶多鑿裏河每河口各建減水閘以節運河之水  
盈則洩之海而東兗德滄之患紓縮則蓄之河而漕  
艘商舶之行利隨河修堤二千餘里隨是植柳百餘

餘株又濬萊蕪諸泉二百八十餘處以濟漕河南塞  
決口三十六疏月河十餘使由河入汴汴入睢睢入  
泗泗入淮以達於海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  
容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隄自東平北至  
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  
海弘治五年決張秋入漕河與汶水合僉都御史劉  
大夏治之謂宜疏治上流黃陵岡孫家渡工方興而  
復決張秋東隄百丈漕舟一經決口挽力數倍稍失  
手輒覆溺時訛言沸騰疑河不可治應復元海運大  
夏於西岸稍南鑿月河長三里許引舟次第以濟歲

運不失及冬水落始爲塞決計乃親行相視潰決之源於孫家渡口開七十餘里濬祥符四府營淤河二十餘里以達淮疏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縣糧道口出徐州運河支流旣分水勢漸殺爲築兩長堤感水南下由徐淮故道自武陵屬之碭沛凡三百六十里曰太行堤自金龍口起于家店及銅瓦箱東橋抵小宋渠凡百六十里曰新堤又以兩堤綿遠河或失守必復至張秋爲漕患相地於舊決之南一里許爲減水壩以殺衝齧自春徂夏張秋之決塞賜名安平鎮九年考城縣境東來水勢徑衝賈魯河曹縣梁堤

口水溢大隄遂於賈魯河東岸築小堤以護之正德四年河決曹單八年復決黃陵岡嘉靖六年決曹單城武楊家口衝鷄鳴臺阻運尤甚下廷臣議刑部尙書胡世寧疏言河自經汴以來新舊分疏六道皆入漕河而總南入于淮今聞諸道皆塞止存沛縣一道當因故道而分疏之若運道則宜于昭陽湖東岸獨山新安社等處擇其土堅無石之處另開新河一道南接留城北接沙河口水口二處舊河應止百四十里隔出昭陽湖在外以爲河流漫散之區是則所謂不與水爭地者七年復決徐沛漕渠不通詔舉才幹大臣

治之衆推御史盛應期奉命單車就道親詣相度乃請疏趙皮寨以殺河勢導之亳泗歸宿以入淮別開昭陽湖左新渠一百四十餘里以通漕垂成謗興詔罷役奪職嘉靖十二年河汎亳泗歸宿等處淤濟寧至徐沛數百里運道命劉天和督浚時議紛紜或謂引黃河便或謂浚漕河便天和躬親相度自趙皮寨東流故道淤一百二十餘里而至梁靖又自梁靖岔河口東流故道淤二百七十餘里始至穀亭遂定計用浚河扒浚南旺淤淺以免盤剝築曹單長堤以防衝決植柳株以護堤圻浚月河以備霖潦建減水閘

以司蓄洩置順水壩以束漫流運道暫復十九年決睢州野雞岡經渦入淮二洪大涸命侍郎王以旂督理以旂特言所資河者以濟運也河今南徙第疏山東諸泉入之洪沛以南障之堤如會通河制運卽通矣於是開李景高支河一道引水出徐濟洪八月而成三十一年決房村三十七年河北徙新集淤而爲陸者二百五十餘里視故道高三丈有奇河分流弱離爲十一河南山東徐邳皆苦之四十四年河決以南京刑部尙書朱衡僉都御史潘季馴協治之旣至舟行樹杪力無所施得鄒縣章時鸞新渠規度遂開

新渠舊渠之東湖曰昭陽河從西來滙之其勢遂絕  
渠而左故舊渠不可復而新渠在湖之東河卽橫決  
得湖而止乃決策往廬於河畔撫循十萬衆與同甘  
苦明年新渠成南陽至留城百四十里疏舊渠留城  
至境山五十三里隆慶元年開廣秦溝以通運道先  
是河決沛縣議者欲復古道從事于新集郭貫樓諸  
處上源衡言上源之議可罷惟廣開秦溝使下流通  
行修築長堤以防奔潰乃鑿舊渠深廣之爲閘八減  
水閘二十壩十二堤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石堤三  
十里旱則資以濟漕潦則洩之昭陽湖運道盡通是

名夏鎮河於是河專由秦溝入洪夏五月山水驟漲  
衝坍薛河石壩壞糧艘議復譁然給諫吳時來言舊  
河不必議惟新河所受上源山水宜亟疏濬仍認衡  
區處遂經理挑築薛河沙河各支河堤壩以資蓄洩  
運道俱由新河矣隆慶三年河水溢自清河抵淮安  
城西淤者三十餘里決方信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  
餘寶應湖堤崩壞山東莒郟諸處水溢從沂河直河  
入邳州山東巡撫洪朝選疏言黃河出口之處必多  
然後可容其萬里遠來之勢請開支河以爲宣洩利  
導之方四年河決邳州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

口淤百八十里溺死漕卒千人失米二十餘萬石總督翁大立言邇來黃河之患不在河南山東豐沛而專在徐邳故先欲開泇口河以遠河勢開蕭縣河以殺河流詔令大立躬自相度條其利害以聞復上疏言治邳河闕阻之策有三一開泇河一就新衝一復古道五年河決雙溝北決油房曹家青羊諸口南決關家曲頭集馬家淺閭家張擺渡王家房家白浪淺諸口凡十一枝流既散幹流遂微乃淤自匙頭灣八十里而河變又極矣議者欲棄幹河而行舟於曲頭集大枝間冬初冰落則幹已平沙而枝復阻淺遂欲

棄黃河運而紛紛及於膠河泇河海運乃復起潘季馴開匙頭灣塞十二口大疏八十里故道漸復已而以漕舟壞被劾去六年河決邳州運道阻朱衡於茶城南北築兩堤以防河水之出入北隄自磨臍溝迄邳州之直河南隄自離林舖迄宿遷之小河口各延袤三百七十里運艘束於河流設軍民守之河流乃安萬曆元年黃河水平先是運道多梗戶科賈三近小試海運至山東卽墨縣福島異常風雨壞糧船七隻哨船三隻漂沒糧米五千石淹死運丁五名隨罷海運重行河運二年黃河沙淤海口決房村傅希摯

議開泖河不果行三年河從崔鎮等口北決淮從高家堰東決徐邳以下至淮南北漂沒千里總漕吳桂芳上言淮揚洪潦萬民號泣蓋由濱海汙港歲久道堙入海惟恃雲梯一徑至海擁橫流盡成泥溢鹽安高寶遂不可收拾矣國家轉運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設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請另設一官專疏海道講求捷徑如草灣及老黃河皆趣海不必專事雲梯爲便又上言今日之河雲梯關塞而不通高家堰通而不塞兩者爲病蓋高堰決則淮水東黃水隨蹻其後清口塞而堰內皆住址陸地其洩不及

清口之半故泗州之水并聚矣塞高堰所以通清口而洩泗州之水也又高堰塞黃浦上游則黃浦之工自易黃浦旣塞則興寶鹽城田地盡出自茲兩河橫流涓滴皆由正道千里之內民業可安海口河身日見深刷亦可免壅潰之患矣六年復起潘季馴時高堰崔鎮決口猶然未塞運道沮梗議者謂諸缺口當勿塞別開支河殺水而浚海口以通之季馴則謂海口潮汐往來隨浚而亦隨淤惟導河以歸之海則導河卽以浚海而導河未易以人力惟慎固隄防使無旁決水入地益深則治防卽以導河也若令河決土



流固宜用疏今下流之決但欲其疾赴海而害祛豈必疏哉於是築堤堰自徐抵淮六百餘里南北兩堤淮水畢趨清口會大河入海二口不浚得通十五年命張居敬踏勘黃河時河漫流開封封丘縣及東明長堤等處禮科王士性言宜復河故道居敬謂故道難復議開柴家營支河尋諸決口皆塞而淤者復疏十六年復起潘季馴督理河道十九年泗州大水淮水泛起高于城溺人無筭季馴上言人欲棄舊爲新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人欲支分以殺其勢臣謂濁流必不可分霖雨水漲久當自消季馴三任三已一以

求故道築堤束水借水衝沙爲主是年有條議河道疏一放水淤平內地一接築遙堤一增支渠大堤一增砌石堤一浚河避湖諸事並于運道民生有利二十三年泗水爲患總河楊一魁疏言分黃導淮明年開桃源黃壩新河自黃家嘴起至五港灌口止分洩黃水入海以抑黃強關清口沙七里建武家墩涇河閘洩淮水由永濟河達涇河下射陽湖入海又建高良澗減水石閘子嬰溝周家橋減水石閘洩淮水一由岔河下涇一由草子湖寶應湖下子嬰溝俱通廣洋湖入海二十五年河大決單縣之黃埝口溢於夏

邑永城經宿之符離橋出宿遷新河口入大河二洪  
告涸楊一魁大挑李吉口以挽黃流謂黃堦口深淵  
難塞議浚小浮橋築小河口功成東利運尋久旱運  
河澁而河又決義安東壩一魁乃議浚黃堦口及上  
歸灣活嘴以受黃水救小浮橋泗上之涸因繪河圖  
上言謂小浮橋股引之水李吉言未斷之流已足濟  
運以汶泗沂兗之水建閘節宣運道自裕何必殫力  
決塞以回全河而用之哉三十年于黃家口漲衝魚  
單豐沛三十一年特用李化龍徧行淮徐鳳泗間得  
前所開泇河遺跡喟然興歎遂專力浚成之於是運

艘通行昔稱過洪今稱過淮爲山險矣按開泇之議  
始自隆慶年間中丞翁大立萬曆三年中丞傅希聖  
建議詳明未得允行二十年中丞舒應龍於韓家庄  
引湖水注之泇始啓厥緒二十六年中丞劉素等鑿  
侯家灣梁城通泇口遂可行舟然總未能通達至是  
始共贊成出奇道以避至險迄今運道無阻開泇之  
功蓋亦偉哉然東南之漕自清江浦出口由清河湖  
桃源經宿遷從董溝口入駱馬湖而抵泇河尚有一  
百八十里假道於黃河雖河伯安瀾不受其害不可  
謂非黃與運究相終始也然則治黃者固先保運而

利運者不尤急於治黃也哉天啓六年總河李從心以運舟過宿遷淺劉口磨兒庄等處一船挽拽夫以百計一夫工費動以數錢窮旗典鬻以償官夫人力與水爭衡篋纜中斷前船橫下後船互相磕撞官儲民命須臾歸之逝波風急浪高竟日不能移一舟前阻後壓千艘等待乃自馬頰口起下至陳瑤溝止另挑一河計程六十七里運船改從陳口諸溜遠避公私幫拽之費遂省漂蕩磕撞之虞亦遂以杜崇禎八年駱馬湖淤泐河運道中阻總河劉榮嗣自宿遷至徐州別鑿新河分黃水注之通運計二百餘里費五十萬其鑿處皆河故道尺許下皆沙挑掘成河沙落河坎數四引黃水注之沙隨水下爲淺爲濇明年漕至駱馬湖之淤適平仍專行泐河榮嗣被逮然駱馬湖間淤此河亦可行舟其功不容盡泯

國朝順治七年荆隆朱源寨口決直趨沙灣運道復潰扶汶水出鹽河東奔入海順治八年總河楊方與塞之順治九年大王廟口決沙灣復潰衝斷運道方與修築堤岸又自西岸湖邊起至八里廟河邊止開引河一道長五百丈至順治十三年工始告成蓋張秋爲黃河下流其決於明世者正統十三年徐有貞

治之弘治五年劉大夏治之皆費極浩繁工極艱難  
然運道得以無恙者垂三百年防禦之法周矣至是  
三歲再見不重可慮哉總之漕運一河洳河以爲  
不得不借黃以達淮而開河以內苟一近黃去有  
受其害者故避之務遠防之務至即使黃流去  
得已爲減水之策亦宜疏之使南不宜逼之  
運河經宿遷入董家口由駱馬湖進洳河此開洳後  
初制也後因淺劉口磨兒庄等諸溜水急壞舟改  
從陳家口進駱馬湖及至駱馬湖淤劉榮嗣遂有  
別鑿新河之舉而究無成功是駱馬湖乃必經之

要路也邇年黃河身高黃水倒灌駱馬湖每至淤  
淺議者必將別開一河以達洳河始得避駱馬之  
淤恒謂莫若卽於駱馬湖東岍近馬陵山脚隔出  
一河設閘以司啟閉使黃水之沙不得倒灌而人  
則永久可無淺淤之患但恐需費浩繁猶之洳河  
未成之先格而難行耳并識臆見以備採擇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二下終

山東全洲傳

卷之二十一

四

